

母亲在世时常说：“三个孩子中，你跟爸爸最有书缘。”

父亲章明去年8月辞世，走时九十一岁。冬至前一周，两纸箱父亲的旧书自穗城广州运抵狮城新加坡，让我不禁想起母亲的这句话。

## 书是我与父亲的默契

父亲生于1925年，祖籍江西南昌，1949年自武汉大学法律系毕业。不过他没进入法律界，倒是一辈子从事文学创作。我小时候眼中的父亲，不是伏在书桌写字，就是坐在书桌边藤椅上读书。在成长的日子，母亲给了我音乐的启蒙，她亲手抄写的歌纸歌书一直陪伴着我；父亲则领着我一步步走入书的世界。书，也因此成了父亲与我之间的默契。

“走，到书店去看看”，是父亲常对我说的一句话。我小时候，他牵着我走；他晚年时，我搀着他去。书店早不是同一家，从大街边新华书店门市部，到市里繁华地带的购书城，再到后街巷口的小书店。几十年过去了，父亲走路愈来愈慢，但看到好书时那发亮的眼睛，我看了多年，一直没变。

父亲最喜读历史和文学，书架上以这两类书为多。他的外国文学藏书也颇有特色，仅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西方剧作家萧伯纳、易卜生和莎士比亚的作品集，加起来也有数十本。

父亲购得新书，首先是在扉页写下购书人的名字，有时也写上购书地点和日期。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那场浩劫中，父亲那一辈读书人经历了“藏书一夜之间被清空，后又限时取回若干”的折腾。那次父亲带我匆匆赶往一个指定地点，路上他紧拉着我的手，细细嘱咐：“待会每一本书都要翻开封面看看，有爸爸写名字的书才可以带回家！”我记住了，买新书后记得写名字，那本书就不会找不到家了。

# 我与父亲的书缘

■章星虹



章明先生部分藏书

《论“赔本赚吆喝”》  
章明著  
金城出版社出版  
(本书收入朱铁志主编  
“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

母亲在世时，常提起这件事，“书缘”两字就是那个时候说起的。

## 父亲牵手走上读书路

小时候，父亲从他的书架上选书给我读。一天，父亲见我翻看桌上的书，发现画册之类的小人书已不能满足上小学的孩子，便开始从书架上挑适合我读的“大人书”，记得有《十万个为什么》《一千零一夜》，高尔基选集中的《俄罗斯童话·意大利童话》。要我背诵的短小古诗词，他抄在笔记本上，成了一本自制小“书”。

升上初中，我开始懂得自己向父亲“开书单”。那个年代，书分“能读的”和“不能读的”。能读的人都读，父亲书架上都有，《高玉宝》《欧阳海之歌》《苦菜花》《艳阳天》我一本没漏；不能读的，他书架上也有，不过不在当眼处——说出书名，父亲就会告知放哪个书架、第几层。那个年纪的女孩，即便气氛不容浪漫，还是暗中喜欢找有浪漫成分的书来读，幸好家里藏有《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书架上西方和苏俄小说《老人与海》《高老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

《教育诗》等，也曾带我到世界不同角落去见各种各样有趣的人。

没过多久，父亲引导我读《鲁迅全集》和《红楼梦》。那时读的鲁迅和红楼，版本古旧。没多久父亲买来新版，郑重地写上我的名字。红楼自此成了我的最爱，多年来一直带在身边。认识鲁迅的路，反而曲折得多。经典放入中学课本，味道就变了，读得很苦很涩。为了“中和”一下，我向父亲“点看”鲁迅和许广平的《两地书》，却发现通信里的浪漫成分并不多。还好，读大学时爱上鲁迅作品，此后数十年间常与父亲闲聊鲁迅，前些年还为《伤逝》的小说写作技巧做了一篇注脚齐全的论文，发在新加坡的《亚洲文化》。父亲看在眼里，嘴里不说，我知道他心里很乐。

母亲十多年前去世，晚年父亲腿脚不太利索，逛书店渐渐少了，我开始为他网购。每见好书出版，第一时间向老父“报告”，他百分百地感兴趣。于是边聊天边上网，说话间下了订单，两天后就可送上门。我一直感到庆幸——网络购书，其实不在父亲几十年的购书经验中；可就在他跑不动书店时，把他留在了好书的世界。

## 读书是一生功课

父亲对读书藏书一直有自己的执着和喜好，无形中让孩子看到，读书充实自己是一生的功课。

1990年代初，父亲到了退休年龄，那时他任广东省作协理事，主管杂文这一块。时值香港《大公报》副刊开创新文学版，父亲开始在《大公报·大公园》写杂文，一写十多年。从父亲口中，我“认识”了该报副刊责任编辑孙嘉萍女士。在父亲眼中，孙女士是不可多得的文化副刊编辑，学识既深，人且谦逊，为写作人营造了“跟着心走”的说话园地。父亲过世后，我拜会了孙女士，转达父亲在世时对她及大公报副刊的感佩。身为华文报纸副刊编辑，我也在“同行看门道”，感念父亲在冥冥中又引导我开始了一段美好“文缘”。

北京杂志编辑朱铁志，也是父亲眼中有抱负、肯担当的后辈编辑（可惜他过早离世，我无缘结识）。2014年，朱铁志为一些老杂文家筹划并出版“自选杂文集”，父亲是其中之一。在选稿审稿的日子里，任职编辑的我，理所当然

成了父亲文稿的校对；也因为这次校对，我较为系统地看到父亲近二三十年来的所思所想，对他那辈人的了解又多了一点。

2016年，我自己的《韩素音在马来亚》一书付梓。第一次把自己的书带给父亲，心中的忐忑至今记得。还好父亲喜欢，对这个题材也饶有兴趣，读后竟跟我一样兴奋着迷。惟到此时他才告诉我，有个能跟他聊历史和文学的女儿，他非常开心。

就这样，懵懂孩子成了老父亲的校对，启蒙老师成了孩子的读者。书缘，好像真有这么一回事。

从父亲留下的遗嘱看，他希望孩子们在挑选各自喜爱的书后，能帮他把他一生藏书捐给图书馆。整理书籍的过程中，我特意找少年时读过的“大人书”，原以为早已忘记了，可待到要找的时候，这些书的影像一个个浮现出来，书皮的颜色花纹，封面的款式图像，甚至是平装还是精装硬壳，竟都八九不离十。难道这些早年读物，一直都藏在脑子记忆库的某一格里？

送走父亲，回程飞机上正巧遇上一直想看的贾樟柯电影《山河故人》，连看了两遍。回新后，工作照做，生活如常，心里却苦着——影片里女主角那句话数月挥之不去：“每个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

山河依旧，故人安在？无论多么亲密的父母之缘，子女之情，最终都敌不过岁月别离的那一刻吧。

不过，当父亲那些年为我挑选的书，冬至前夕抵达家中，并跟母亲留下的歌书一道摆上书架时，我第一次感到释怀：书与歌，是我认识世界的窗口；父母，是为我开启窗口的人。他们只能陪我一段路，或长或短，迟早会离开；但人不在，他们并未离去，他们丰盈的生命山河仍在，陪伴着我，陪伴着我的家人和孩子。

又想起母亲的那句话：“你跟爸爸最有书缘。”

# 夸西莫多：回忆与现实交织的诗篇

■瞿炜

1988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四册薄薄的《夸西莫多抒情诗选》（吕同六译），选译了夸西莫多已出版的八部诗集的部分作品，其中《水与土》十二首，《消逝的笛音》九首，《厄拉托与阿波罗》八首，《新诗》八首，《生活不是梦》六首，《虚伪的绿与真实的绿》三首，《乐土》三首。通过这四十多首诗歌，可以“管中窥豹”般地简略了解这位曾于195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意大利诗人。

夸西莫多是意大利“隐逸派”诗歌的创始人之一，与蒙塔莱、翁加雷蒂并列为当代意大利最优秀的三位抒情诗人。“隐逸派”指在法西斯独裁专制统治下，具社会良知的诗人不得不避开严酷的现实生活，“转向自我，观察和探索人的内心世界，着力刻画人的心灵深处细微、奥秘的感受，抒发在现实重压下孤独、哀幽的精神状态。”（吕同六《译者前言》）因此，在艺术上善用隐喻来寄托诗人内心的愤懑与反抗。

但自该译本出版后，二十多年来，夸西莫多的作品在中国就像昙花一现，不仅

吕同六的译本再无再版，也少见其他译者翻译出版他的作品。直到2016年，才见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吕同六先生与刘儒庭先生合译的《水与土》，除了前述作品，增加了不少新译。我们终于得以较全面地欣赏夸西莫多的诗歌作品了。

在新译本的前言中，吕同六将“隐逸派”修改为“隐秘派”。他说：“笔者斟酌再三，认为还是译为‘隐秘派’为妥。”吕同六于2005年去世，这大约是他去世前的修订。

在我看来，夸西莫多的诗多少继承了但丁的叛逆精神，他看到自己孤独的灵魂与这现实世界之间的差异或对立，他并没有与本该受到谴责的尘世做出妥协，而是以反抗者的姿态表达了自己的幽怨。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只有四行的短诗《瞬间是夜晚》：每一个人/偎依着大地的胸怀/孤寂地裸露在阳光之下；/瞬息间是夜晚。

这首写于1930年的诗，隐喻了墨索里尼法西斯专制下的“黑暗的二十年”。读来让人心灵震颤。

夸西莫多无疑是殉忠于美的诗人。在

他的诗歌美学范畴里，为自由民主的期待与颂扬，对专制社会展开斗争的精神，当然也包括在其中。正如吕同六在《译者前言》里所说，他献身诗歌，“绝不只是为了抒发孤凄的心境，无病呻吟。他把诗歌视作对自己心灵的拯救，对个性和尊严的维护，是对污浊现实的鞭笞。”

腐朽的树上/妖魔喧嚣，/仲夏在蜜甜中酣眠，/蜥蜴沉睡于可怕的童年。把我这个凡人的气息/赋予天神，/把我那颗沉落在黑魇魅囚室的心/用甘露洗涤。

——《我这个凡人的气息》

夸西莫多曾说，诗人和作家以变革世界为己任，“诗歌诞生于孤独，并从孤独出发，向各个方向辐射；从独自趋向社会性，而又不成为社会学、政治学的附庸……相反，情感的自我陶醉只是回归于封闭圈一样的自我，只是借助于叠韵法或者音符的、随心所欲的游戏来重复那些在也已褪色的历史年代里他人早已制造的神话。”现实往往是严酷的，于是故乡的回忆便成为诗人心中幻美的源泉：

古老的声音停歇了。/我听到瞬息消逝的回音，/夜色冥冥/一湾星光灿烂的浅川/失落了我的回忆

——《攸利赛斯岛》

在他的回忆里，故乡有多少是真实的，又有多少是虚构的？美国诗人史蒂文斯说，诗人的重要性在于他赋予生活以“最高虚构”，诗人的任务是寻求和找到欢乐与秩序。一部诗歌史，就是一部人类敞开心灵的历史，在这心灵史的长河中，诗人更多的渴望，往往来自对幻美世界的追求：

对你的爱/怎能叫我不忧伤，/我的家乡？/桔花/或许夹竹桃/清幽的芬芳/在夜空中微微荡漾。

一湾碧蓝的流水/催动悄然东去的玫瑰，/落花轻舔堤岸/在静谧的海湾低徊。

我依稀回到你的怀抱/街头隐隐飘来/温柔而羞怯的声音/呼唤我弹拨诗人的弦琴，/我茫茫然/这似乎是童年/又仿佛爱情。

一腔乡思/蓦然腾飞，/我赶忙潜入/永不消逝的逍遥往事。

——《岛》

夸西莫多生于1901年。1959年，他终因“以高贵的热忱，表现了我们时代生活的悲剧经历”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8年6月，在主持阿玛菲文学奖授奖大会时，他因脑溢血抢救无效而去世。